

# 红 | 大 楼 | 观 (4)

欧丽娟讲红楼梦



欧丽娟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红楼大觀

(4)

欧丽娟讲红楼梦

欧丽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8-0488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大观红楼：欧丽娟讲红楼梦. 4 / 欧丽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301-29624-0

I. ①大… II. ①欧…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8 ) 第 123710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原著作名《红楼一梦：  
贾宝玉与次金钗》

- |       |  |
|-------|--|
| 书 名   | 大观红楼 4：欧丽娟讲红楼梦<br>DA GUAN HONGLOU 4  |
| 著作责任者 | 欧丽娟 著  |
| 责任编辑  | 吴 敏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9624-0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wsz@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7065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定 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18 印张 382 千字<br>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br>7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作者简介

---

欧丽娟，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研究领域：唐诗、《红楼梦》、中国文学史。除了“大观红楼”系列之外，代表作还包括《杜诗意象论》《唐诗的乐园意识》《李商隐诗歌》《诗论红楼梦》《红楼梦人物立体论》《唐代诗歌与性别研究——以杜甫为中心》《唐诗的多维视野》《唐诗新思路》等，因台大“红楼梦”公开课获得“全球开放式课程联盟”2015年杰出教学者奖。



微信公众号：

北大博雅好书（boya-book）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

封面题字：李宗焜

装帧设计：潘焰荣

欲购从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博雅®

# 目 录

第一章	前言：画鬼容易画人难	001
第二章	贾宝玉论	017
	一、玉石的故事	017
	二、神话：贵族血统与奇异出生	028
	三、无材补天：“正邪两赋”与“情痴情种”	047
	四、君父至上的伦理原则	091
	五、儿童式的“自我中心”	122
	六、启蒙与悟道：迷宫与镜子	154
	七、人子的告别	163
第三章	香菱论	171
	一、引言	171
	二、“天赋与环境”的贵贱综合版本	173
	三、命运的转折点：从甄英莲到无名氏	183
	四、人生主场的曲折：从香菱到秋菱	192

五、独特的爱情类型	205
六、受苦的意义	218
第四章 晴雯论	221
一、主流意见的形成与原因	221
二、身世与性格特征	226
三、“折扇”：宝玉的激怒	243
四、坠儿偷金：“义”还是“愤”	249
五、心比天高：特权意识	259
六、“撕扇”：褒似的叠影	283
七、王夫人的底线	289
八、被撵逐的原因	302
九、晴雯之死：悲怆之外	326
十、结语	343
第五章 袭人论	347
一、序言	347
二、出身与性格	350
三、又副册之冠	375
四、桃花：“改嫁”问题	403
五、“灯”的告白：“告密说”平议	422
六、抄检大观园的信息提供者	452
七、结语	477



第六章 薛宝琴论	481
一、缥缈空灵的姑射仙子	482
二、出场方式与主要特点	486
三、教养完备：独特的家世背景	510
四、“女子壮游”：诗词的创作专利	526
五、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535
第七章 红楼情榜	543
一、“情榜”的规划与人选	544
二、“以情为榜”的意义	554

## 第一章

# 前言：画鬼容易画人难

本书是《大观红楼3》的续编。

“大观红楼”系列继1和2之后，原定以第3卷接着梳理小说人物长廊上的主要肖像群。全书原来的规划，是以第五回贾宝玉在神游太虚幻境时，所见薄命司图册上有明确说解的人物，包括“正册”十位（扣除移诸第2卷的贾元春、无传可写的巧姐儿）、“副册”的香菱、“又副册”的晴雯与袭人，再加上故事中心的贾宝玉，共十三位女性、十四个人物。

唯因出版社所设定的篇幅限制，在五十万字的范围内，恰好容纳“正册”的十位金钗，于是就此出版《大观红楼3》；所余的贾宝玉、副册的香菱、又副册的晴雯与袭人这四个人物，就以续编的形式收入本书。此外，考虑薛宝琴这位少女虽然并未出现在宝玉所观览的簿册中，但其独特性别树一帜，却又罕见探论，大多以缥缈难稽的仙子形象加以感性咏叹，无法突显其为人之血肉肌理，以及小说家塑造这位金钗的匠心独运之所在，因此将之纳入本卷。

本书的这五个人物中，贾宝玉虽非金钗，却是所有女性乃至整部小说的核心，且其相貌、性格、举止确实又颇具阴柔的女性气质，所谓：“行事言谈吃喝，原有些女儿气，那是只在里头惯了的”

(第六十六回尤三姐语)，终日受到珠环翠绕、脂腻粉香的熏染，甚至被认为“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第七十八回)，堪称由内而外的双性同体(bisexuality)甚至“阴阳同体”(androgyny)，列入金钗卷轴里，谁曰不宜？唯以其统领群钗之地位，原本安排于《大观红楼3》的“总论”之后，以符应其“绛洞花主”“诸艳之贯”的轴心身份，不得已置诸续编，不免奇特，幸望读者谅解之。至于香菱、晴雯、袭人、宝琴都属于“正册”之外的女子，分类一致。若能合此诸人而观之，庶几可补完璧。

既然本书独立成编，仍应就看待“人物”的方式给予补充说明。

有学者指出，在《金瓶梅》的二百多个人物之中，至少有七八个人物堪称是高度性格化的典型，他们不仅主要性格特征很突出，而且已显示出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红楼梦》则青出于蓝，其“四百多个人物中至少有四五十个人物称得上是高度性格化的，它们在读者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一部作品里竟有这么多高度典型化的人物形象，这实为中外文学史所罕见”<sup>①</sup>。诚然如是，此说不为过誉。

然而，“人”是万物之灵，本就复杂无比，又是日常相与共处、惯见习闻的对象，逼肖其状已经难能可贵，还要提炼出鲜明的典型形象，更堪比登天之举。早在先秦时代，韩非子就已经清楚认识到：

① 沈天佑：《〈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页118—119。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sup>①</sup>

犬与马皆属日常惯见者，其表情动作为人所默识烂熟、习焉入微，画家若稍有丝毫差错便会失真而失败，不比鬼魅纯属虚幻无稽，可以一无依傍地任人发挥，没有逼肖与否的问题，故为绘画上最困难的挑战。存在状态远为简单素朴的犬马尚且如此，若欲描摹复杂幽深的“人”，自当更是难上加难，曹雪芹就曾借由宝钗抒发一段画理：

要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衣折裙带，手指足步，最是要紧；一笔不细，不是肿了手就是跣了腿，染脸撕发倒是小事。依我看来竟难的很。（第四十二回）

视觉效果已然这般，文字叙写之难势必犹有过之，一字之别，可以画龙点睛，也可以佛头着粪，因而在小说逐渐流行、小说学越发精深的专业体悟里，“画鬼容易，画犬马难”的说法就成为“画鬼容易，画人难”。明代张誉在《北宋三遂平妖传·序》中明确指出：

①（战国）韩非著，（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十一《外储说左上》，页270—271。

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资齿牙，不可动肝肺。《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势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间乎？<sup>①</sup>

随着曹雪芹创作而直接点评的脂砚斋也说：

画神鬼易，画人物难。写宝卿正是写人之笔，若与黛玉并写更难。今作者写得一毫难处不见，且得二人真体实传，非神助而何。（第八回眉批）

《红楼梦》正是兼具《西游记》之幻奇、《三国演义》之工正，最是臻至“动肝肺”的境界，各个人物若有神助，呼吸近在目前，诚如脂砚斋所赞叹：“真是人人俱尽，人人俱尽，个个活跳，吾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钗”（第二十一回批语），故为古典文学中的登峰造极之作，也足以跻身世界经典之林。

这样性格鲜明灵动的立体人物都是一个个的“小宇宙”，带着他们全部的复杂性来到文本中，以传神之笔展示于读者眼前。“宇”者，上下四方之谓也；“宙”者，意指古往今来，一个是空间范畴，

<sup>①</sup> 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页211。本篇作者全称“陇西张普无咎父”，有学者认为或即冯梦龙之托名，见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233。

一个是时间指涉，两者相加，构成了世界一切存在的前提，人类当然也是如此。只是人类的心理精密复杂得多，时间、空间及其衍生之人事物所产生的种种影响，深刻地牵动了一个人的内在构造，即使偶一看似突兀无端的反应，其实都根植于牢不可破的思想意识与生活惯习，奠基于一漫长的生命历程，形之于外，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乃意味深长。

然而，因百年前的历史剧变所导致的巨大文化断层，这些小宇宙不啻是在光年之外的太空边际兀自运转，虽然以同样的文字跨越时空传递至今，映射了众所周知的熟悉造型，但往往多是依稀仿佛的投影，不仅被添加了现代的想法而更加朦胧难辨，甚至在生活化、简易化的解读操作下，反倒与原书精神背道而驰，落入平庸与市俗。

首先，《红楼梦》是唯一一部叙写上层阶级的贵族小说，非进入阶级的框架不足以正确把握其神髓。等级制固然创造不平等的贵贱之别，但也实实在在地对人的气质、格调、意识形态发挥根本的影响，尤其是“文化集中”的精英阶层，其内蕴实非传统的庶民、现代的平民所能衡量。高鹗续书第八十五回中，关于黛玉生日筵的一段描写，最是极有意味地展示出不同等级的文化格调、教养品味的落差：

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带笑的出来见了众人。

衡诸前八十回中出现的几次生日宴，这三句话便处处破绽，暴露出平民想象的小家气。首先，闺秀千金的生日自有其穿戴礼服，如第六十二回宝玉生日时，“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冠带出来”。又第七十回探春生日时，“饭后，探春换了礼服，各处行礼”。宝玉的冠带自有不同于日常一般的正式规格，与探春所穿着的都是因应于生日的特殊节仪而特制的服饰，和节庆、迎宾见客、祭祀、临丧等等各自另有相关的不同礼服一样<sup>①</sup>，都固定用在相应的礼仪场合，岂是“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的穷酸随意！

其次，“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这样的美丽术语，空泛俗滥、平庸已极，正如脂砚斋所批评的：

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第二十回批语）

① 例如第三回黛玉初临贾府，迎春、探春、惜春即停课以迎接贵客，“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妆饰”。又第七十三回写迎春的头饰攒珠累丝金凤被乳母拐骗典当，其嫡母邢夫人便说道：“若被他骗去，我是一个钱没有的，看你明日怎么过节！”所过的节，即中秋节。邢夫人离开后，其贴身丫鬟绣桔便说：“如何，前儿我回姑娘，那一个攒珠累丝金凤竟不知那里去了。回了姑娘，姑娘竟不问一声儿。我说必是老奶奶拿去典了银子放头儿的。姑娘不信，只说司棋收着呢。问司棋，司棋虽病着，心里却明白。我去问他，他说没有收起来，还在书架上匣内暂放着，预备八月十五日恐怕要戴呢。姑娘就该问老奶奶一声，只是脸软怕人恼。如今竟怕无着，明儿要都戴时，独咱们不戴，是何意思呢！”可见连头饰都是三人一致的标准配备，属于礼服的一部分，也因此缺了这个头饰必然会引起非议，导致众丫鬟的紧张不满。

除了普遍出现在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故事中，也最容易见诸学识不足、表达能力有限的庶民之口，如第四十回贾母听了刘姥姥想要一张大观园图的心愿，便指派惜春担任绘制的任务，刘姥姥喜得忙跑过来，拉着惜春说道：“我的姑娘，你这么大年纪儿，又这么个好模样，还有这个能干，别是神仙托生的罢。”这类“仙女下凡”的譬喻套语出自乡野村姬的赞美，合乎人物的身份、教育程度，可以发挥精确把握角色的画龙点睛之效，在情节描述中是十分相称的，但用在小说家的叙写行文上，则暴露了想象力的平庸与驱遣文字的限制，拥有深厚文艺修养的曹雪芹如何会有如此之败笔！

再者，“含羞带笑的出来见了众人”更是不惯于大场面的扭捏作态，全然不符黛玉出身于贵宦之家，身为钦差大臣之女的雍容气度。试看第三回凤姐第一眼初见黛玉时所给予的赞美：“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此刻黛玉尚且年幼，不过六七岁之龄，但已经是出落得“通身的气派”，言谈举止舒坦沉稳，动静之间优雅自在，自然散发出大方合度的风范，岂会在自己的生日筵上“含羞带笑的出来见了众人”？这反倒比较像从来没有做过千金小姐，不习惯成为众星拱月的中心，属于“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惯见人的”（第十四回）之类的小家碧玉。

但是，参照贾府的赖大管家之子，都能因贾府的开恩放出而“也是丫头、老婆、奶子捧凤凰似的，长了这么大”（第四十五回赖嬷嬷语），何况纯根正苗的贵族女儿！再退一步言之，在贾府这等国勋门



第中，连丫鬟们在耳濡目染之下都超乎寻常，犹如凤姐所叹道：

殊不知别说庶出，便是我们的丫头，比人家的小姐还强呢。（第五十五回）

此外，袭人之兄花自芳也认证道：

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侍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样尊重的。（第十九回）

尤其是这些贴身侍候的大丫头，近水楼台跟着主子起居进退，更足以借机打开局面，红玉之所以乐意从怡红院转到凤姐身边发展，就是因为“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见识见识”（第二十七回），其用意并不只是攀附权贵而已。因此，日夜追随贾母的鸳鸯就因为非同一般的立足点，而竟培养出凌驾于年轻主子的才识能力，如惜春所笑道：“老太太昨儿还说呢，他比我们还强呢。”（第三十九回）何况那些天资优异的贵族血脉，又自幼身为掌上明珠，岂能连上等丫鬟都不如？

这段情节就足以证明，高鹗续书流于木雕泥塑、毫无神采，无法契入前八十回之气韵生动与高雅优美的原因，正在于阶级的落差，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品位、见识的文化落差，从而将高贵优雅的林黛玉写成了扭捏小气的民家女。对如今几乎不存在、过去的一般